



柳文

外集上下

~ 16
2627
8



門 16
號 2627
卷 8

唐

柳先生外集目錄

卷上

拔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更傳

河州傳

等郭師墓誌

趙祥秀十墓誌



唐柳先生外集目錄

卷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箏郭師墓誌

趙群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處士段弘古墓誌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永州司功叅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卷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 六首

大會議聽政表 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唐柳先生外集目錄

唐柳先生外集卷之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正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為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為寶兮。耻居下流。沉其

質兮。五才或闕。左氏傳。天生五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耀其光兮。

六府以修。尚書云。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然則抱成器之珍。

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

泥滓而為儔。滓壯仕切。披而擇之。斯馬見寶。盪浸淫而顧

眄。指炫煇而探討。炫煇絹切。焜戶廣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卽

明涅而不緇

論語孔子曰不日白

既堅且好

詩大田

好潛雖伏矣

詩正月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

質見熠熠之殊姿

熠戈入切

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

左氏

傳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先迷後得

易坤文言先迷後得主利

孰謂弃予如

遺

詩谷風篇將安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

今自保和光同塵今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

融融煥美質今其中明道若昧今契彼玄同儻俯拾

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

左氏傳或求名而彰

將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

左氏傳魯昭公二十七年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

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

戰國趙平原君

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劍拭土而異彩相符

晉時雷煥得鄴

城劍取南昌西山土拭之送一劍弁土與張華華

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兼華陰土一斤致

煥煥將拭劍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

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

晶音精熒惠高切帶長川之清淺皎

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

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陸文可伴

陸機事而昭明

是選

梁昭明太子集漢文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揀

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籬

之學

漢書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

卯文

才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賦示范客有希採掇於
求寶之際廢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出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說曰二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

策者

寅方肇建俟啓

蟄以展儀

左傳桓九年凡祀啓蟄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

卯位將初爰用牲

而協言送烈烈之凝氣

詩冬烈烈

導遲遲之陽律

詩春

猶分可愛之輝

左傳文九年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注云冬日可愛夏月

式佇寅賓之質

書寅賓出日注云寅敬寅導也

稽之虞典期匪疾

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

周禮春官馮相

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事傳小正

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

符上春以備儀必

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

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

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

標後王皮弁乍臨

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尊上也

土圭之影

猶積

周禮上方氏掌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

有長 泰壇既罷

禮記祭法云燔柴於壇祭天也廣雅曰圓丘泰壇祭天方折太折祭地

玉鬯之聲漸長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日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

其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詩

其雨其杲杲出日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

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

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

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

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修書倣擾天紀注云紀

謂時秦伯尚矜其泰時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

作鄜時宣公作密時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

祭炎帝獻公作咍時祀白帝皆未嘗立泰時至漢武

元鼎中始立泰時祠太上則泰時乃漢立也賦云秦矜泰時恐誤日官失職左氏傳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

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

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

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于以迎之

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淮南子魯陽與

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三舍之足憑韓戰酣日暮援

戈揮之日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漢書文帝時新

反三舍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乃更以十七年為元年風俗

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月為

再中向日文帝少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詩天錫

即位不容再中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

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詩俾爾受之千億奉郊

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

慙

詩

記里鼓賦

聖人立制智者研精題見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

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振鐺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昇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

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

禮記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

漢書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

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

司南車名周公因重譯來朝而迷歸

路故制此以導其歸國又各指南

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

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

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

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智巧

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

途之人

見題注

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

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

古者天子巡狩按時而行五嶽雖

道有環迴地分險易

易以

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

有為

十偽切

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

分乎有智無智

世說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土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楊修便解魏武

行三十里方悟歎曰我才不

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

觀其微矣

微若

諱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

而有制鐘音湯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

儀天儀制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

鑄金為司辰其衣冠左手把亦可叙紫微之星次

垣在太微之內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

之處天周物之智斯設易曰智周極深之機是研

夫易聖人所以鄙繁音之坎坎擊鼓宛丘之下其陋

促節之闐闐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

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昔由是皇衢以正帝

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

文物展聲明不憊于素憊音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

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

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

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

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劉叟曰歲

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

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

不踰畧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
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
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
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
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
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
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群戚之亂尤羞與爲類獨
深居爲翦製縷結旣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

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
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
衆造門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
之人日夜爲飾厲一有小不善惟恐聞焉今欲更其
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
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
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
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闈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
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
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

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間驚
跣足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
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
屬耶向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何耶
群戚聞且退其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
遂入禮陞州西浮圖兩間禮口既切叩檻出魚鼈食
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
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群惡少於北牖下降簾
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
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

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持已者甚美左
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沸然意不能無動力
稍縱王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
慶未始得也至日反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
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群
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
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
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
以善藥揮去心怏怏披耕切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
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

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
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
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
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
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闋門召所與淫者俛
逐為荒淫俛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
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苦篋切又為酒壚西
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
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
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

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
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
之士為修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
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
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
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
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
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
列云

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

團於是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
又云仁人我哀埋勿弃以是日葬也公時
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
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
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偷繹學者無
能知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
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止
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
獨為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
蓋觀箏師之事觀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

十三絃

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
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
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按京房造五音唯此瑟
十三絃此乃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有十二絃他樂
皆十有三絃郭師所
能者蓋十三絃者也

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

五調切密遂靡布爪指運掌擊

擊舊作緊胥山沈公
謂當作擊音於煥切

儀禮曰鈞中指結于擊掌後節
中也又音牽音慳擊也牽也

使木聲絲聲均其所

自出屈折偷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

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

山

代謂
代州

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

宙刺復州

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琨琨子
祗祗子嚨嚨子宙皆嗣為王

或以告乃延

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

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

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褻邪人也嗜其音

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闈管謹視出入餌及相不食

穀三年變服道逃九疑叢祠中

神之依叢木
者謂之叢祠

披取之

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嶼山岫嶼山名

嶼力主反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

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

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

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

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

也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趙秀才群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趙氏在春秋時事晉至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謀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襲祖其父某

仕相及一本止作祖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

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遠集元和庚寅神

永戢庚寅元和五年問年二紀益以十年三十四也僕夫返柩當

啓蟄左傳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

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

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時俱在永州故云卒于湘水之東誌是時也漢書齊悼惠王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廣陵揚州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

曰摠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

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李為睦州刺史元和二年為李紳所

誣得罪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更大赦李

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馬聞其操鳴絃為新

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

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

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幸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

窮諧鼓瑟兮湘之許謂湘靈鼓瑟也嗣靈音兮永終古湘靈鼓瑟

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稱辰豈史誤耶萬年公正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景龍太歲也三月日前萬年縣

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

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

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禮記王制大夫

士庶人三月而殯三月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

陽原附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也稱義備物

外姻畢至左氏傳云士逾月外姻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

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鮮人也

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庚之孫以王父字為諡至庚禽食菜於柳因為

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柳氏遷晉之解縣故柳氏為河東解人七代祖虬後魏

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天統之中為中書侍郎四葉至皇考

惇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願宣州寧國

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

願有三子長口元方季即建建為金部郎中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

代史旨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

廕出身調補宣州漂水尉綱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

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

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

乾之道自振塵昏之外振音展極也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

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明友悼傷僉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

女緬之子三人寔寂密也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

虬之女虬河東人代宗時擢為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

三人馬鳴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

于陰堂陰堂謂壙中也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頌耶德而不壽
命既厄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

并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元和九年。尚所在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誌。亦能於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

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戰國蘇秦張儀之書也。

剛峭

少合允濩落

濩落大貌。莊子作為。甄落意與濩落同。

不事產人或交之

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

漢志有法

家者流之言

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

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于以兵畫一

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

頔字允貞元

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隴西李景儉

景儉字致用東平

呂溫

溫字化光

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懼留門下

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日出溫卒

溫卒于元和六年

景儉

逐

元和三年十月景儉貶黜為江陵戶曹參軍

前右拾遺張宿

一作道與然

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

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

徵音邀通遮也

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群

是時元和八年四月途以群為容管經略使

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

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

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居六月
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
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豐州安鄉縣黃山南麓
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
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彰皆未冠銘曰
庶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困者蓋謂已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也通者
不以以用也言通達者不用也不懲其躋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
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誌云正元二年七月十一日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

一年始葬于號之閔鄉窆說文窆葬下棺也窆保驗切墨遇食乃

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

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者累世慶為魏之侍中自後四世為宰相我

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曾祖諱某

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

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

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王簿次吳縣尉次上黨

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决無不勝

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

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

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闕鄉皇天原望
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崩大懼不克久
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
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為文
置于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
皆不載

據題云永州公作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
人歸譚氏曰損為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為常州錄
事參軍祖日元愛為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

毛氏於周咸為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為后族十歲
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
為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
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
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
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
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
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
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唐柳先生外集卷之上

唐柳先生外集卷之下

表啓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

六首公正集中有爲京兆府請復尊

號表三又有爲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正元十九年間蓋爲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馬相如咸保

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

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

揚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

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

之本制刑禮之中聲振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

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其後雖逢厄運興元年正月以朱泚之亂去尊號

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書我武惟揚之亂去尊號

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明愛人

之仁群臣等上願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

全功五年于茲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戌為五年矣若墜冰谷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

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書臯陶謨請復尊號不允

人用咸和書用咸和萬民咸和皆和也俗惟丕變陳師鞠旅兵法

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二千五百人為旅師五百人為旅

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道賦蒙勿收

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

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

如舊况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耻德美

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群

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

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顯顯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

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
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
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決即英
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結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
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
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
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群心又思叶於中典
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
不華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左傳昭十二
式如玉式如金王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
受王之法度也

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
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群臣
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眾美又
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
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群議伏惟陛下俯迴宸
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
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
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

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
其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
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利

伏羲正五始

白虎通云正五行

祝融績三皇

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者屬

也融者積也言能屬績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

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

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
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

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

詭鳥侯切

觀天意於符

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下艱難時或順動陛

下思成湯之罪已

左傳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

念周宣之側身

詩雲

義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去徽號而不稱垂烟戒

而自儆

烟古迥切

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

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

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周德上下叶心百

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

方

言四方之內也

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

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

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

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

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

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群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易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易元者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

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其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貞元五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前所謂復上二表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群心靡寧臣其等誠勤誠懇頓首頓

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俊亦
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
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
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
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
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
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
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
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柰先祖之典法何伏
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

幣祠于祖宗布於群臣罔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
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
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
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
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
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
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
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
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
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

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追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炯誠一本作鑑誠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微

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群情然後聖德之光照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情是群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頌等言頌謂于頌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

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水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况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法固以寓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

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鳴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右攜僕者謂左右或從扞牧圉左傳僖二十八年甯扞牧馬注牛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

之間今者四岳群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
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
之效也群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
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
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主
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
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
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
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陛下之詔以字下
避一字謹昧冒萬
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
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廢廢
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
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
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况於祖宗之矩儀國家
之典制陛下教遵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
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
自有制度見漢元
帝紀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

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爲執小讓
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
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
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
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至神
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一無修禮樂垂憲度之
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
法更無舞文獄犴將空桔杻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
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
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

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

之復

此下疑
闕一字

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

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耻亦欲
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
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
未弭則群臣不能匡輔之罪臣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
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舍垢臣
以偷榮群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
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
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

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

詩無忝

修厥德

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群心因來月

謁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

貞元六年十月百僚請復尊號上曰春夏方旱宿麥

不登朕精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儻因禮祀而受尊號是有為為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

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宏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戶

部侍郎遷本部尚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

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

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

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

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

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

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

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

皇帝

此是改第二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

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貞元七年以韓洄為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纒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郵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麋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為其部將牛勣後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中丞者不詳其人

交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與臺木人

方言南楚

凡罵庸賤曰臺

奚虜遺醜

懷光渤海靺鞨人醜類也

備聞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畧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

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為朔方節度使

猶分禁衛之兵

二年五月詔懷光率神策及朔

方軍討李惟岳

不感殊私乃懷異望聞者饋貢不入王師問

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

時李燧抱真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

武後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為滔等所敗洎駕幸近

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奉天

敕還舊鎮將掃猶夏之盜

因解奉天之圍

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此聞之懼引兵歸長安由是奉天之

解圖 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
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

為裴令公舉柳冕表

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當

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或曰按冕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時駐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回海內寃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令公作其云為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察肯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曆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

宰誣而伍胥誅夷

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嘗以報越為志二年悉精兵以

伐越之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而行成吳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鴟鵂盛其尸投之於江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

屈原名平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乃踈屈遠惟前事孰不痛

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

塞謬之風

易曰王臣塞

道佐先帝馳驅靈武贊雲雷

之業成社稷之勳

至德元載玄宗幸蜀至益昌遥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

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七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甲子以定策功以冕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程元

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天下稱冤

寶應元年四月

肅宗崩以冕為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官相遠貶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

雪增嫌之耻今姦邪屏退聖政大明

廣德元年十一月朔元振爵放

歸田 百度惟貞

諸本作大度誤

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

人莫不延首德音恩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

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

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

進賢傑共熙帝載

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諸路

轉運使 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武元衡字伯蒼正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

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睽

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謝中臣以無能謬

司邦憲大明首出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

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

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

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

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

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杜管觀察使

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時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

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臣聞負恩干紀者

鬼得而誅莊子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犯順窮凶者天奪其

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予往是殺余也伯有強使之予誓

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馬辟子產舉不踰

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

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

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

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

大曆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

續納傳

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

漢高帝六年田肯賀

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

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

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

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足當

諸侯百萬人言齊雖固不誘臨淄三七之兵史記蘇

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人宣王曰臨淄之中二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

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

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徐州東

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

此言東海為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累聖

師道所據也垂德曾未悛心書性受罔有餘孽滔天果聞折首易

悛心悛改也

嘉折首獲

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

封禪書炎

匪其醜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後漢志曰云云亭亭皆

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云封泰山封廣二丈高九尺

不有玉牒書

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謹氏貢楛

遼海無虞見石罫之已至

矢石罫長尺有咫罫矢鏃也以石為之罫音奴

此

皆陛下神籌獨得一作筭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

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

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

之功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曰橫草也坐

見覆盂之恭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抃蹈歡慶倍萬

恒情

賀赦表

表云况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此謂

嗣位肆赦惟順宗一人耳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梓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

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

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耀群品資始萬方文明

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先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

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

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况乃順時布政乘春

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

而又洗滌幽繫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

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獨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
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
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
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
項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
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
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
宥者一日皇太子恒憲宗第三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

應道皇帝光受徽號

元和十四年七月群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

帝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

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
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

發耀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
人作四歌贊德其日月重輪

恩波下濟見

少海之增瀾

山海經曰無臯之山南望幼涿郭璞注
曰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

海宗元忝守遐方

公時在柳州其
年十月卒于柳

獲聞盛禮踴躍之

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光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
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

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
故表此豈敢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其
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所
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曾子曰大孝尊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
盛德果驗於達人左傳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積善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積善
必做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其特
承恩眷倍百恒品限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
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

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過乎實矣

豐石琴薦一

出當州龍壁難下

右件琴薦躬往探獲稍以珍

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

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

子謂子貢汝器也瑚璉也注云夏曰瑚商曰璉宗廟之器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醞之偷者政令也醞舒也音釋攬厥縛切將

成玉燭之調

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
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

儻垂不徹之恩

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

敢效彌堅之用

答鄭貞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爲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

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爲三代受恩

四兇負德

四兇卽謂正己納師古師道

聖朝含育務在安人

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蠱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

孽餘列切更本作蠱

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

平之功自此而畢

唐柳先生外集卷之下

唐柳先生龍城錄目錄

卷上

吳嶠精明天文

魏證嗜醋芹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武居常有身後名

房元齡為相無嗣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李太白得仙

韓退之夢吞丹篆

寧王畫馬化去

含元殿丹石隱語

景州龍見三頭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明皇夢遊廣寒宮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夜坐談鬼而怪至

裴武公夜得鬼詩

房元齡有大譽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龍城無妖邪之怪

王漸作孝經義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聖

○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李明叔精明古器

賈真著書僊去

開元藏書七萬卷

明皇識射覆之術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太宗沉書滹沱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高皇帝宴賞牡丹

魏證善治酒

裴令公訓子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韓集樹鷄詩蓋用此當時之事

唐柳先生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序 李林甫毒虐弄正權

柳先生謫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朝士大夫據其實
者為錄後羅池得石刻文者亦庶幾焉

吳劉仲卿隱金華洞

趙昱斬蛟

宋單父種牡丹

宋學父

陸中

羅

李林甫

賈宣

唐柳先生龍城錄卷之上

序

柳先生

謫居龍城因次所聞於中朝士大夫據其實者為錄後之及史之闕文者亦庶幾焉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雪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謹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

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脊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網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頊頃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受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坼帷裂幕時已二鼓

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
遠知志願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閨中
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
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
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歿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
后不允其語救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
海阻風飄蕩船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
渺自天未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
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
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
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旣辭去
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颺颺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
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
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
居常頰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
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
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
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房元齡為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詩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

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啾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胃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鬣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

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玉城崔峩但聞
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
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
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
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
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
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
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
飛舞紳帔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
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
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
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鵞洞庭風
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
乃水府至寶在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
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
甚窻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

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峒叢嵐映日晝如暈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空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

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可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

子傳子
傳王以

柳子作非國語勤廢不經之事若或國語中有這般底定知誇之手闢之也

神法也

夜盡為灰燼余乃為文獻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王漸之事迹雖不可考亦足以識之石明矣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

神法也
神法也
神法也

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山子明翰
得其術

亦

補遺編林氏嶽里自闕儲德唱請門高董無疑一卷
圖說在孝子王慎非本錄卷五十五事亦著前而
王慎非本錄卷五十五事亦著前而
此卷在卷五十五事亦著前而
此卷在卷五十五事亦著前而

唐柳先生龍城錄卷之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
其言深耕概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蟥之
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
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
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
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

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爲文思澁說苦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問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僊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勤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逆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臥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

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當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卽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嚙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死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建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情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嵎望且重

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露而夕陰以爲物無定止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者一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天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集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容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淥翠濤常以大金罍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常有詩賜公稱醪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甘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千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犇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適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

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齋黃藥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閭阜山玉天師乃仙方取而涉海者亦

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勝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書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捷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泣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

神明隋末大亂潛亦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

柳文
音坊金下
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唐柳先生龍城錄卷之下

唐柳先生集附錄目錄

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柳先生楊子新注

書詩贊碑跋評論

答柳子厚書

又與柳子厚書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詩



題羅池廟碑陰文

柳侯畫像贊

并序

文惠侯贊

并序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顯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又般舟和尚碑跋

讀柳子厚傳

又金陵語錄評論

卷下

評柳子厚詩

又論柳子厚詩

又寄書柳子厚詩

又書柳文瓶賦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又書李赤詩後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又跋大鑿禪師碑

又引說先友記

又讀柳子厚三戒

河豚魚說

烏賊魚說

跋晁無咎畫馬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跋陰符經後

發明周御史論

古今詩話

歸叟詩話

冷齋夜話

石林詩話

重修羅池廟記

唐柳先柳文前序卷之上

韓柳音釋序額牒

柳文後跋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西

又柳文後跋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

又咻文對翅
咻文對翅
韓咻音舉京
咻文前氣

唐柳先生集附錄卷之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南
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
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
百來年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
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
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
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
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

柳文 附錄卷一
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勅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穎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

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尚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君蒿之際盼嚮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

柳文 附錄卷一
襄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紹興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楊子新注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
也。

修身篇

熒菟曠枯糟莛曠沈

先生云熒明也熒菟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莛如

葭莛之莛目精之表也言菟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
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
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
久曠則沈於是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群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志三幅小章
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
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
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
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
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
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癭然以清余之衡誠懸
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
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
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
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筆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
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繁
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
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鶩心得倘佯
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

柱差楚宜反 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群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疊水墨兩氛氲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

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惟公有劉

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倜儻與
公為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
過為南宮外郎命不過為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
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輓於輦轂
時耶命耶以是知為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
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為靈神甚貴在祀
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為雷為風助天以
摠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邊豆有加蘋蘩用豐其
疏爵也有衮冕劔舄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
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

裔夷感慕而靈祠潔修迓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
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衮衣加
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為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
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
為星為辰幹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為嶽為瀆含吐風
雲康於黎民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羅池之神是知天
命難謹兮命靡常因紀為碑陰之文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顧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
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絕橫放天才

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汨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
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
翦薙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
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哈我亦竒子厚開編每徘徊
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嶽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
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
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
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

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
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
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
摸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
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
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
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

柳文 附錄卷上 七
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
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
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
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
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
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
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荆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
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
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
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
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錄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睦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
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大云亦其備文備亦多矣

味固不久味于其甜也亦常甜耳味其真甜則開味

又金刻語錄卷八

入者少耳其可謂然也始

多其味而可謂然也始

極然其甜而其味平不

其味入人其味則其味

唐柳先生集附錄卷之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蘓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密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已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僭耳日與予相從庚
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
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
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
法度士譬之於物日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
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
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虫上絹礙為甕下

反

所輻

音身提

反徒計黃泉骨肉為泥

擇微井索也虫懸也甕井以輻

為甕者也輻擊也言瓶所懸礙不得下

而為井甕所擊則破碎也提擲入也

自用如此不

如鴟夷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

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

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

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見前漢陳遵傳遵字或曰孟公嘗酒大喜之

或曰

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
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
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
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
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

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怙殺牛，海南爲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卽歸德於牛，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自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也。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又跋大鑿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

之誤當以碑為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

恕也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

七十七

齊映

七十五

嚴郢

七十

穆贊

寧子弟質八十八

裴樞

六十五

杜黃裳

九十四

楊憑

弟凝八十五

李鄘

七十一

梁肅

一百二十七
文藝傳中

韓愈

一百一

許孟容

八十七

袁滋

七十六

盧群

七十二

鄭餘慶

九十

奚陟

八十九

盧景亮

八十九

楊於陵

八十八

高郢

九十

柳登

芳子弟冕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已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呬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呬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為窺者之所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沒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鬣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稍踈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選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黃山谷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起俗但未
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
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摠攬籠
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
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

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掇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

字及諂諛為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為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為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濱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為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蟬泛泛

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公駁韓十八淮西碑云左食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代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城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

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間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
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
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竒趣爲宗反常合
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竒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
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
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諛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
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

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
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
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
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
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
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
數等也

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
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
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浹人胷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閱日深仰見星斗蝋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禧踐邊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

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柳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款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牟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衍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歛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繼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莘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

柳文 卷一
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
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
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涸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
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
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
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膺仕情隨秦遷
燕衍自誤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已者無所不爲公則
不爾惟崇大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既壯而麗則其誠
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
乎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

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
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
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公江左餘風則以絺
章繪句爲貴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
法度森嚴抵轆晉魏上軌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
推大曆正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
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
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學

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追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珂韋臯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入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體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

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文珂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譌繆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

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
後之君子無或謂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
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
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寔久舛剝殆甚韓文
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
官日曾爲讐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
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奧僻或難曉給事沈公
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

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
所刊四十五卷者也惟音釋未有傳焉余再分教延
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
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
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尚慮膚淺弗辨
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
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唐柳先生文集音義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目且柅吾喙也
開卷必與篇韻俱檢閱反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

二書釋音如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不便老眼至瀟
山郡齋屬廣文是正將大其刻以傳學者一旦廣文
携音訓數帙示余曰昌黎文有江山祝充音義既反
切難字又注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子厚集諸家音
義不稱是自詭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數月書成余
實濫觴權輿是書者序引其意詎敢以語言不工為
解自小學不興六書罔詔學者平日簡牘間頗有不
分點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雖以字學名世者
未免斯弊若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况下二
子者耶甚者以弄璋為麀伏臘為獵金根為銀至於

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清濁者幾何人哉惟
柳州內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貫穿經史軼軼傳記
諸子百家虞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韓文不啻倍
蓰非博學多識前言者未易訓釋也廣文中乙丑年
甲科恬於進取尚淹選調生平用心於內不求諸外
遂能會粹所長成一家言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
矣非刻意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也廣文諱緯
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乾道三年十二月吳郡陸之
淵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

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大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尚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紹熙辛亥仲秋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柳文後跋

趙善懋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遣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

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旦零陵郡守鄒國趙善懋跋

先生祠堂記

集後序五編

山水為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
 國賦善對類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
 當亦以是五盡善之本雖熙三羊八且且雲刻得守
 謝亦於而未真豈而未盡者乎劍之昔予後古與
 善本古五且并其其曼氣昔與善善吳繼然安賦不
 為薄去入而刻類下小對百其與因委與文

唐柳先生集傳目錄

新唐書本傳

唐祭柳柳州文四篇

宋祭柳員外文三篇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集後序五篇

唐柳先生集傳目錄

唐柳先生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
 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
 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
 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
 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行胡第
 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
 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

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
 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
 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
 諡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文同故
 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
 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傲曰
 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
 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
 自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

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
 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
 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
 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
 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
 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
 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既沒柳人
 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
 因碑以實之云

昔昌黎韓退之作公墓誌洎奠公而有祭文互錄之以重公者特緣韓柳二集並行當世故不復載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
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
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
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

乃形質耳竟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
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以衰病諭以苦言
情深禮至欵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
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
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
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
末言歸轡輔音茜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
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
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
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

于伊人安平宣英

韓泰字安平
韓昇字宣英

會有還使悉已如禮

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
不圖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
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
顧余負釁管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
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
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

禮記云朋
友之墓有

宿草則
不哭

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

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
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

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

子厚

同於已子魂兮來

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
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一事既不可贖翻哀
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為烟爛之氣戢于一木
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
沒為眾悲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
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
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

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
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穉用上故人撫之
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崔群字敦詩韓愈字退之安平來朝禮成而
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
哉君為已矣余為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
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

傳音轉驛也

以軒冕為儻來達

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熟孔子四科罕
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

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
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
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
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
日馳轂旬服載暮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馬接武君
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
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
持郡符柳水之孺居陋行道疲人歌馬予來夏口忽
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
索繼美班揚差肩

鍾繇索靖善書班固揚雄善文

賈誼賦鵬屈原問

柳文 身傳 五
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
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今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
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
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
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遣
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
饗

祭柳侯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
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

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
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
渾淪而細縕惟萬生之並鶩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
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
獨爽邁秀發而不群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
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挈歛兮莫知其
千倉與萬囷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
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
老韓駭汗以縮手兮鄒湜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翱夫
皇甫湜
何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

今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
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
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今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
清泚兮鷺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而食於此千祀今
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
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弔蒼梧之愁雲奠桂
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
嗚乎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

韓愈
張籍雄深

雅健實比子長

司馬遷
字子長

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

政祖龔述黃

龔遂
黃霸

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

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
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
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
風掣電萬里騰驥亦如利器鑄鄧于將直視無前其
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王韋執誼
王叔文群飛刺天讒口
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
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
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
州也毋敢怠

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
 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
 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茲誦洋洋生能澤
 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
 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
 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
 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貴其後長歛此大惠施
 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
 子曰我故桐鄉懷其民

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
 立祠祭祀至今不絕 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

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
 之循良蒞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
 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
 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
 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
 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
 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

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雜他計切搜

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止為臺榭目曰愚溪而刻

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鈇鉏潭西小丘小石潭

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音蕪

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

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

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

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

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鈇鉏潭南

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

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

谿則為峒僚侵耕嶮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

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

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

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

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

未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

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

穎士李邕燕許之徒

燕公張說許公蘇頌

固不為無人而東漢

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

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愈以唐三

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

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

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

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

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

集中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

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

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
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
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舊本柳文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
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譎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
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
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
偉製述如經能率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率音沒切蔑愧
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

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
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
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
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賈韓
以自隨賈或作齋
戕西切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
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
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
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
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
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

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音廟

廢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
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不吾厚不
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
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
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
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
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修鄭

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讐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修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是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遵州舊物。今以

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羽當作狃。鮑勣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癩宜爲疥癩。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暉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

省試慶雲圖詩摠六百七十四篇。銀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侯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李禠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廼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覲其輦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

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馬禠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書。言情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禠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李石

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東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叙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

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尚異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冊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韓醇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旣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群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

柳文 卷六 十四
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
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
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
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
月中瀚臨邛韓醇記

唐柳先生集傳終

